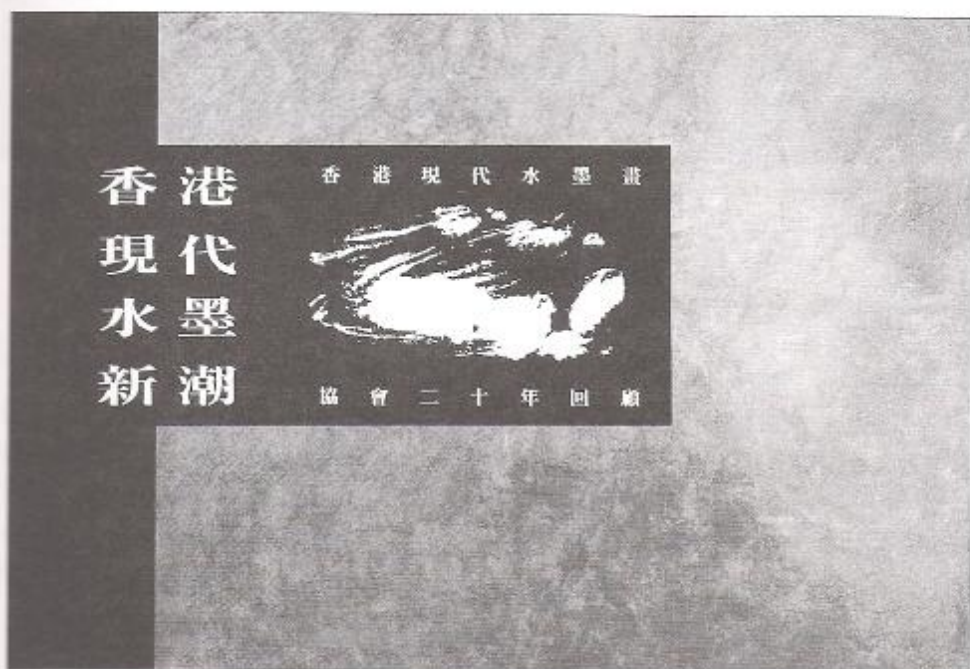


畫壇注入了新的元素。然而其他傳統派其實一直在默默耕耘，這在梅氏的回顧中只是輕描淡寫。還有一點是梅氏在八十年代還未察覺到的，就是國內新一代畫家到港後所帶來的影響。

新水墨的淡出，傳統的復興，外來（國內）畫風的引進都意味著畫壇生態的轉變。主流風格的消失象徵著具領導作用的團體式微。八十年代不少畫家偏向組織小型的畫會，表面上是順應「多元化」發展的大勢，但會齡短促，會員流動性大及會員人數少其實未必是健康的現象。這顯示了團體對畫家及至畫壇的重要性減低。也說明了在新舊交替之間，新一代的藝術家正在為個人創作與整體環境方面探尋出路。這些國內移民的新進畫家均有較強的傳統根基，如熊海、天池、胡永凱、林天行、沈漢水及莊瑞明等都在九十年代的香港畫壇嶄露頭角，他們的風格均體現了國內學院派或新文人畫的影響。在八、九十年代畫壇，畫會對主導風格的功能漸次消失，同一畫會往往也是各適其式、各勝其長。因此，畫會的未來走向將與過去有很大分別，故亦需要新的運作形式及目標以適切時代的需要。

曾幾何時，畫會帶來廣州的風尚，也主導了國畫走向現代化。不過，這都在八十年代後發生根本的改變，這是由於內在需求及外在壓力所致。在社會趨向多元化的時代中，單一風格獨專的情況根本已不合時宜。此外，與中國的交流日益密切，以國內龐大的畫家群、星數的出版物，各種派別及地方風格，均珠玉在前，對照之下，本土風格便顯得狹隘。



「香港現代水墨畫協會」舉行二十年回顧展時，現代水墨的發展已今非昔比。